

珍藏本

珍藏本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【清】鸳湖烟水散人◎等著

上卷

珍珠舶	欢喜冤家	痴人福	石点头
-----	------	-----	-----

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



珍藏本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【上卷】

【清】鸳湖烟水散人◎等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/(清)鸳湖烟水散人等著;
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10.10
ISBN 978-7-5500-0013-1

I. ①中… II. ①鸳… III. ①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明清时代 IV. ①I242.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4243 号

ZHONGGUOSHIDAZHENPINXIAOSHUOWENKU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(清)鸳湖烟水散人 等著

总 策 划 杨建峰
统 筹 张国功
责任编辑 张国功 贺芳心
美术编辑 松 雪 + 王 进
制 作 王 进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
邮 编 330008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020mm × 1200mm 1/20 印张 40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字 数 1693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0013-1
定 价 59.00 元(上下卷)

赣版权登字 05-2010-133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影响阅读,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出版说明

中国古代小说浩如烟海,经过长期的演化,到明清进入了繁荣期。在众多的小说中,才子佳人、名士英雄的悲欢离合故事,历来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。我们选编的这套《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》,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十种小说。它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,堪称小说中的珍品。

《珍珠舶》为清代中篇小说集,鸳湖烟水散人著。所演六个故事分别为:卷一叙恶人蒋云奸占友人赵相妻,终得恶报事;卷二述穷秀才金宣与闺秀秀玉婚姻事;卷三写杨敬山之小厮黄阿喜溺死后显魂作祟的故事;卷四叙秀才谢宾又与才女杜仙珮巧结姻缘事;卷五说东方白与贾琼芳结合事;卷六叙松江僧人证空与尼姑郎照私通并拐骗良家妇女,终罹法网的故事。静观奇情艳态,笑看千古风流,本书为了解当时的世俗百态提供了一些参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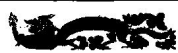
《欢喜冤家》为明代小说,正集十二回,续集《贪欢报》十二回,西湖渔隐主人撰。全书以二十四个传奇色彩极浓的故事,揭示了一种普遍的世情:“片语投机,谊成刎颈,盟结金兰”,“欢喜无量”;一旦“弃掷前情,酿成积愤”,恣意而成冤家。劝世警俗是本书的写作目的,书中部分篇目虽略涉于性行为的描写,但有别于宣淫之作。

《痴人福》为清代小说,四卷八回,撰人不详。小说叙荆州富甲一方、相貌奇丑的田生连娶了三个如花似玉的美妻。三妻嫌其丑陋,逃避净室,题匾额“奈何天”刊首。田生得田义之助,焚券免债,输粮助边,多有善行,因而感动上帝,遣使变其形为美男子。其后因功被皇帝封为尚义君,三妻皆封作诰命夫人,一门从此和谐。本书带有浓重的戏曲色彩,语言活泼,幽默诙谐。

《石点头》为明代小说,全书共十四卷,作者署名天然痴叟。小说题材的来源,多摭拾旧闻,改编历史故事。主旨多在宣扬忠孝节义、封建伦理道德。如《王本立天涯求父》,写孝子王本立历经艰险,漂泊十二年,立志寻父,终于感动鬼神,使其父子团圆。作者说:“过活还是小事,天伦乃是大节”,鼓吹封建孝道。《江都市孝妇屠身》写宗二娘卖肉屠身,以使丈夫能归养婆婆。《郭挺之榜前认子》美化了郭秀才抛妻弃子的丑行,颂扬了青姐的守节。《卢梦仙江上寻妻》赞扬了对翁姑尽孝、对丈夫守节的李妙惠。《侯官县烈女歼仇》则赞颂了为夫报仇、以死殉夫的申屠娘子。《莽书生强图鸳侣》、《感恩鬼三古传题旨》则露骨地宣扬了因果报应和读书做官的思想。本书细节描写生

出版说明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



动细腻,在晚明短篇小说中,不愧为上乘之作。

《照世杯》为清代小说集,共四卷,每卷演一故事。题“酌元亭主人编次”。《照世杯》卷一《七松园弄假成真》写苏州才子阮江兰得不到上流女子赏识,却在青楼中得遇知己。卷二《百和坊将无作有》写一无赖儒生欧滁山骗人而终被无赖所骗得病身亡。卷三《走安南玉马换猩绒》写商人杜景山受安抚迫害往安南交易猩绒,终于幸免于难。卷四《掘新坑怪鬼成财主》写土财主穆太公开厕所发财,其子学赌博居然进学成名。全书宗旨恰如《照世杯》书名来源,即明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卷一所言“撒马儿罕在西边,其国有照世杯,光明洞达,照之可知世事”,在于描绘人情世态以警喻天下,但杂了不少封建消极思想。此书所收小说介于短篇与中篇之间,是短篇小说向中篇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式。

《兰花梦奇传》是晚清一部描写封建贵族家庭中婚姻悲剧的白话小说。吟梅山人编。故事描写了主人公松宝珠自幼女扮男装,十五岁中进士,点探花;十八岁挂帅平南,封为公主,智勇兼备,屡建奇勋。但下嫁状元许文卿后却深受封建夫权淫威的折磨,十九岁即含恨身亡。小说相当深刻地揭示了男尊女卑、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中畸形的性爱心理。文卿倜傥风流,对于国色天香的宝珠,爱之若狂,婚前苦苦追求。宝珠死后,他亦痛悔不已。然而,他具有强烈的夫权思想,在潜意识中对宝珠怀着深深的嫉妒。他的世袭爵位是宝珠挣来,他的聪明才学也比宝珠稍逊一筹,加之宝珠又得到了上自天子、下至公卿的眷爱,这一切都严重挫伤了他男子汉的自尊,好色、强烈的占有欲与嫉妒心理交织煎熬,使他成为肆虐狂。他把宝珠当做娼妓、婢妾一般玩弄,或则肆意凌辱打骂。而宝珠自身许文卿之日起,便慑伏于夫权的淫威之下。昔日戎马丛中的威风已如流水落花逝去,对于夫权的畏惧混杂着情欲爱恋,使她如膏自煎,终于落得蕙折兰摧的悲惨下场。

《兰花梦奇传》是一部符合中国人欣赏习惯的悲剧。在思想性方面,它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,对妇女问题的表现翻出了旧制;在艺术上,描写颇生动,有催人泪下的感人力量。小说在艺术上较为圆满,结构工巧,人物个性鲜明,血肉丰满,生活气息浓郁。

《四巧说》为清代小说集,梅庵道人编辑。书叙四个奇巧的故事:

宋朝仁宗时,河北贝州秀士鲁翔,娶妻石氏,纳妾楚娘。鲁翔赴任途中,被乱军虏获处死。楚娘生下的小儿子得天花病亡,葬至义坛。长子鲁惠千里收父尸,却巧遇生父,原来家仆冒名替死;七年后楚娘又逢小儿,原来小儿安葬前活转,被刘二收养。举家团圆,皆大欢喜。

唐肃宗时,楚中房州秀士长孙陈,娶妻端娘,夫妻恩爱,生一子。长孙陈署县印三个月,适逢史思明之乱,弃城而逃,端娘投井自尽。长孙陈隐名携子逃难,因报恩续弦甘氏。后甘氏病故,长孙陈誓不再娶。他赴京上任,拜见岳父,巧遇端娘,原来端娘被岳父从井中救出,遂夫妻团聚。

嘉靖年间,苏州一秀士姓高号涉川,诗词歌赋,举笔惊人。厚友何靖调,慷慨好义。



涉川赴扬州欲寻一有才美女为侣,巧遇名妓润娘,二人一见倾心。涉川倾尽囊中所有,穷困潦倒,无以赎润娘之身。靖调闻讯赶至扬州,以重金赎出润娘,接回家中寄养,以激励涉川发奋读书,并暗中资助涉川赴京赶考。涉川中了解元,衣锦还乡。靖调将润娘完璧归赵,即行完婚。

南宋高宗时,苏州丰润县书生李真,博学多才。因写诗感叹南朝不能收复汴京,被奸人告发处死。其妻自尽身亡,遗婴儿生哥。家仆王保带生哥逃难,感动上苍,生出双乳,哺育婴儿。生哥后被真人教习剑术,长大成人。太监颜权,为人正义,私放所选后官民女。皇上画影图形,缉拿颜权。颜权忽一夜长出尺长胡须,无法认出。逃难途中,救身被杀戮的谏议大夫之女冶娘,收为义女。生哥高官得中,冤仇尽报,与冶娘结为伉俪。

全书结构严谨,故事巧妙离奇,感人肺腑。

《好逑传》,清代中篇小说,又名《侠义风月传》,四卷十八回。清刊本题为“名教中人编次,游方外客批评”,著者、批者俱不详。叙述明朝铁中玉和水冰心两人屡经曲折,终成眷属的故事。它是一部优美动人、带有喜剧色彩的小说,是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比较突出的作品。作者写铁中玉丰姿俊秀,性格却似生铁一般,他急公好勇、行侠仗义,与那些诗书满腹却软弱无能的才子形象迥异;叙水冰心则貌美心灵,泼辣练达,与那些莺声燕语、任人摆布的闺阁佳人形象也绝不相同。《好逑传》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其情节构思为有些小说借用,甚至抄袭,并被搬上戏曲舞台。此书在18世纪传入欧洲,德国文学家歌德阅后大加赞赏。目前,此书的英、法、荷、德、日等文的译本已达三十余种。鲁迅说,此书“在外国特有名,远胜于其在中国”。

《章台柳》,清代小说,四卷十六回,作者及创作年代不详。唐天宝年间,才子韩翃与邻居李生相善。李生爱韩翃才华,将爱姬柳氏赠与他。后韩生为淄青节度使侯希逸书记,将柳氏置之都下数年。还朝后,柳氏却已被番将沙咤利所夺。虞侯许俊从沙府中抢出柳氏,归于韩生。侯希逸修表上闻,代宗下诏赐柳氏归韩生。

《比目鱼》,清代言情小说,分为两部,不题撰人编。前部题为《戏中戏》,描写刘藐姑和谭楚玉的爱情故事,共七回。后部《比目鱼》自刘藐姑、谭楚玉双双投水殉情写起,叙述刘藐姑和谭楚玉在水中得宴公神灵护佑,一息尚存,被莫渔翁救起,二人遂成婚配。谭楚玉在莫渔翁的帮助下,乡会两试俱登高魁,除授汀州司理。夫妇赴任途中在殉情投水的埠镇,与刘藐姑之母相认。谭楚玉后来破贼有功,补漳南兵宪,为慕容石公(莫渔翁)雪耻。辞官后夫妇晚居严陵,与慕容石公共享天年。

在编选这套小说时,我们参考了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,未及当面致谢,在此深表歉意及诚挚的感谢;也欢迎读者对本书批评指正,以便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。

编者

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总 目 录

上 卷

珍珠舶	一
欢喜冤家	六二
痴人福	二一九
石点头	二六三

下 卷

照世杯	三九五
兰花梦奇传	四三四
四巧说	六〇六
好逑传	六四六
章台柳	七三三
比目鱼	七六二

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珍珠舶

〔清〕鸳湖烟水散人 著

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《珍珠舶》序

客有远方来者，其舶中所载，凡珊瑚玳瑁夜光木难之珍，璀璨陆离，靡不毕备。故以宝之多者，称为上客。至于小说家，搜罗闾巷异闻，一切可惊可愕，可欣可怖之事，罔不曲描细叙，点缀成帙。俾观者娱目，闻者快心，则与远客贩宝何异。此予《珍珠舶》之所以作也。

乃论者犹谓：“俚谈琐语，文不雅驯，凿空架奇，事无确据。”呜呼，则亦未知斯编实有针砭俗之意矣！是何异于黄鹄云飞，而弋者犹盱衡于林藪；微弦响变，而听者徒击节于宫。殊不知天下有正史，亦必有野史。正史者，纪千古政治之得失；野史者，述一时民间之盛衰。譬之于《诗》，正史为《雅》、《颂》，而野史则《国风》也。故夫翻云覆雨年老寂寥，则订交乌可不慎；十载埋头，一朝释褐，则际遇各自有时。他如鬼附人船，生谐死偶，实鬼神之变幻；夜晤洞庭，诗传燕翼，乃伉俪之奇缘。至若遇魅影于花前，则端己者岂不生疑？敲木鱼于月下，则佞僧者可以为鉴。凡此种种，皆出于耳目见闻，凿凿可据，岂徒效空中楼阁，而为子虚乌有先生者哉！然则买舡所载，不过珊瑚玳瑁夜光木难，仅足供人耳目之玩而已。若夫余之所传，实堪警世，故不欲自秘而登诸梨枣。世之君子，谅不有按剑斯编者矣。

鸳湖烟水散人自题于虎丘精舍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《珍珠舶》序

二



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《珍珠舶》目录

卷一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真结义赵大郎托妻寄母 | 四 |
| 第二回 | 假肝胆蒋佛哥禅室偷香 | 七 |
| 第三回 | 堕烟花杨巧姑现偿夫债 | 一一 |

卷二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穷秀才十年落魄 | 一五 |
| 第二回 | 老闺女一念怜才 | 一八 |
| 第三回 | 贵门生千金报德 | 二一 |

卷三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石门镇鬼附活人船 | 二四 |
| 第二回 | 郭法师牒遣酆都狱 | 二七 |
| 第三回 | 桃花桥巧续鸳鸯偶 | 二九 |

卷四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谢宾又洞庭遇故 | 三二 |
| 第二回 | 杜仙珮燕翼传诗 | 三六 |
| 第三回 | 严协镇幕中赠美 | 四〇 |

卷五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东方白月夜遇花神 | 四三 |
| 第二回 | 贾琼芳燕钗联凤偶 | 四七 |
| 第三回 | 老苍头杀身救主翁 | 五〇 |

卷六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僧室藏尼偶谐云雨梦 | 五二 |
| 第二回 | 佳人施饭大开方便门 | 五五 |
| 第三回 | 昭庆埋踪惊遇烧香客 | 五八 |



卷一

第一回

真结义赵大郎托妻寄母

诗曰：

谁云结交易，结交苦不深。
 结金罕结义，结面难结心。
 羊左久不作，范张莫望今。
 平时酒肉眼不白，才遇孔方心便黑。
 纷纷翻覆似波澜，多少良朋变仇敌。
 请君满泛手中觞，听我新编畅胸臆。

这一首诗，是说那人心叵测，交友最难。盖因朋友列在五伦之一，无论士农工商，以类相从，少不得各自有个相与的朋友。只是古道日非，人情浇薄。那仗义疏财，慨然诺急患难的绝少，以黄金多寡，为交谊浅深的最多。所以富贵与富贵交则终，富贵与贫贱交则不终。先富贵而后贫贱，则亦不终。当其显达与殷厚相等，则意气类洽，把臂订盟，以为同胞，始可拟管鲍不足尚也。及至事变临事，一朝颠沛，休指望赤胆相扶，就把那脸儿翻转，视如陌路，甚而惟恐祸害牵连，逢人推说从来不曾相识，这也还算是厚道的了。每见今世险刻之徒，往往乘友落难，阳为排解，阴实从中取利，更或假意说盟说誓，专等堕入局中，即便下手，有田产则利其膏腴，有妻妾则乱其闺阁。交道至此，岂不深可痛惜。所以昔贤曾有翟公署门、朱穆著绝交之论。还有一个杜工部，在长安时，每为旧交所薄，做下古体一章云：

翻手为云覆手雨，纷纷轻薄何须数。
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，此道今人弃如土。

据着这首诗意，可见人情恶薄，交谊鲜终，自古迄今，大都如此。然虽是这般说，难道世间，果然没有一个言必信，行必果，重义轻财，有肝胆的真丈夫么？只因损友多，益友少，与人相处，也要察其贤否，方可定交。决不宜轻信受欺，以致厚始隙终，噬脐莫及。

近今有一少年，也只为一时误信，结交匪类，惹来夫妻子母分离，身陷囹圄，几乎性命不保。

这段话文，出在松江府华亭县，有一人姓赵，名相，号唤君甫。在十二岁上，父即见背，其母王氏，年仅二十七岁，苦撑门户，抚养赵相成人。那一年，已交弱冠，娶妻冯氏，颇有五六分姿色。至亲三口儿，靠着祖遗房产过活。忽一日，壁邻有个做裁缝的，唤做董近泉，在里党中，恃着自己有了一把年纪，凡系邻居有什么冠婚丧祭，礼应贺吊的，那董近泉惯会敛银买礼，做个公分头儿。你道众家之事，为何近来独肯效劳？只因那分金，也有一钱的，也有加厚至二钱、三钱的，若做了头儿，不但省了自家的一分，连那众人的公分中，还要把礼物克减些，落下几分使使。及至本家备酒，吃了正席，次日洗厨，还要请他独吃





一杯。因有这些肥水，所以董近泉每常探听某家上寿，某家生子，他便撇了门前生意，往来奔走不迭。

这一日，急忙跨进门限，对着赵相说道：“东首卖酒的李家，昨已搬去，今晚就有一个姓蒋的朋友，自南门迁到这里。闻得那蒋大郎，年纪不多，倒也老成世事，我们这几家邻近，斗一公分作贺，要你也出一分儿。”赵相道：“这是该贺的，每分应派多少，就称了去罢。”董近泉道：“照众，先出一钱五分，等待备完了再算。”当下近泉取银，自去买办礼物，不消细说。

且表那姓蒋的，讳云，排行第三，乳名佛哥，表家公度。祖父三代，俱充本府吏员，遗下房产，也有千金家当。只为蒋云幼孤失教，嫖赌兼全，不上三载，竟把祖业花费罄尽。自此日渐无聊，单靠包揽词讼，为人衙门打点，并写几张呈状糊口。那一晚迁徙进门，董近泉就把贺礼送过，蒋云欣然收领，择日具东相邀，酒果肴饌，备极丰盛。当夜饮酒中间，那众邻居，俱是个经纪手业之人，免不得四个字，唤做粗俚朴实，碗酒块肉，是其所乐。若用水磨工夫，行令掷色，绝不在行。那蒋云又是一个假斯文，假世事的。只一张嘴，谈天说地，娓娓不休。致令四座寂然，莫措一语。惟有赵相，粗谳文理，温雅脱俗，兼值年卑，坐在席末，恰好与东家共桌，所以两个说得最是投机。话休絮繁。

当夜席散之后，赵相回家，向着王氏，备称蒋云衙门识熟，是一个能干的人，且又一团和气，待人礼数周匝。王氏道：“你既没有弟兄，这样人系在邻居，也该结识他。”次日早起，赵相独自过去谢酒。蒋云笑道：“深愧薄设简慢，殊为负罪不浅。幸获赐顾，樽中尚有余沥，屈兄少坐一谈。”赵相慌忙站起身来，再四推却。蒋云坚不肯放，便把董近泉邀过，一同坐下，直饮至日中始散。自此以后，酒杯往来，遂成莫逆。

忽一日，蒋云为有讼事在县，清晨梳洗，打从后门出去。只见井栏边，站着一个后生俊俏妇人，提桶汲水。近前仔细一看，那妇人果是如何？但见：

轻盈态度，袅娜身躯。只须这脸晕桃花，自应愧宋玉；堪美那眉横纤绿，何必倩张郎。虽则云鬓蓬松，越显得天然媚丽；惟此褙巾缟服，却偏有别样风流。

蒋云立住了脚，直等那妇人汲了水，跨进门去，把众邻居屈指一数，才晓得就是赵相的浑家。一头走，一头暗想道：“怎知赵大的妻子，却有这般美就，必须寻计弄他上手，方遂我愿。”自后，不时买些新鲜果品，送与王氏。每事假效殷勤，与赵相愈加亲密。也是事该凑巧，赵相为因父亡，借了一主官债，历年还过本利，尚有债尾未清，意欲求让。怎知宦家的帐目，岂肯容你欠少分毫。当下差一管家，唤做顾敬，率领众仆到门厮闹。那赵相又是少年性子，执意不还。只是一人怎敌得几个狼仆，竟把一根麻索，套在赵相颈上，便要扯去禀官。隔壁董近泉，与对门几家邻舍，虽则上前相劝，都晓得是乡宦的势头，谁敢拦阻。里面王氏急了，也顾不得体面，直走出门外叫屈。正在分解不开，恰好蒋云同着一伙朋友回家。挤开众人一看，见是赵相，不觉吃惊道：“原来是赵君甫，为甚遭此殴辱？”便奋勇向前，把那几个扭住赵相的，夹耳根一连数掌，打得放手不迭。顾敬道：“蒋三官，不要管这样闲事。我们这个墙门，也不是好惹的。”蒋云回头，认得是顾敬，便道：“顾老兄，大家通是相识的。这个赵大官，是我表弟，也是一个有体面的人。纵或宿逋未清，那有讨债就如捕盗的一般。凭你什么显宦，我蒋公度也是一个丧门吊客，那势焰是压我不倒的。幸得老兄曾经会过几次，且到城内去，待我做个薄东，大家讲一明白。”众人听说，俱道有理有理。遂至普照寺内，拣一个幽静的酒馆坐下。饮至半酣，顾敬道：“这项债负，年远利多，要让也是说得过的。只是赵君甫须要央着原中，或求家老爷的至威，当面说明，取出借契，方为了局。岂有关了门自改年号，并不曾说个明白，蛮做主要让。殊不知差了我们弟兄，若是帐目不能清楚，家老爷须要见责。及至催逼要紧，又道弟辈改有情面。终不然，难道我这几个弟兄，代你赔了不成。幸得遇着蒋三官，是个世事朋友，天大的人情，俱卖在他面上。只是古语说得好，还债须还债尾巴。若不还去根头叫绝，那时差着愚弟兄，再来冒犯，休要见怪。”蒋云道：“承教，足见厚情。今日已晚，诸兄且请回去，只在明日饭后，小弟自来见你家老爷。但求诸兄从中帮衬，家表弟决当重谢。”原来蒋云专管闲事，兼以定状





出名,在郡乡绅,凡有讼事,都来相请。所以顾敬不敢违拗,只得唯唯作别,各自散去。

当晚无话,次早王氏催唤赵相起身,着到蒋云家里作谢,并求周旋完事。刚欲出门,只见蒋云已到,连忙邀进。王氏亲自出来,谢了又谢。蒋云道:“昨据顾敬的帐上,总结欠银十一两七钱,那里肯让这许多,只怕一半是决要还他的。那顾敬与众人,也须总谢他一两。惟恐吾兄一时措备不及,特向敝友处借得五两在此。待少顷,小弟自去面求一番。倘获停妥,就来回报。”说罢即欲起身。赵相一把留住道:“便饭已备,虽不是请兄的,聊表寸意耳。”蒋云道:“蒙爱,岂敢固辞。实因今早有一敝友,在总捕投文,约准厅前相会。且待调妥之后,那时叨扰郇厨未晚。”遂急急进城而去。王氏道:“难得蒋三官这样厚情,只怕嫡亲弟兄,还不能够如此出力。他既不肯吃饭,必须备下几品肴果,屈过晚间一叙,就与他八拜结为兄弟,方好往来,藉他照顾。”赵相点头道:“不待母亲慈谕,孩儿意亦如此。”遂持银出门,即时买办,无过是鸡肉鱼虾,以至时果小菜之类。那冯氏就往厨下整理,王氏暖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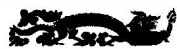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忙做一堆,忽闻门响,赵相掀起布帘一看,只见蒋云已是笑嘻嘻的走进客座。便问道:“所托贱事,曾仗鼎办调停否?”蒋云道:“小弟一到厅前,会了敝友,即往见渠。初时坚执不允,被我力恳,要他全让。那顾敬亦从旁赞襄,说兄实系窘寒无措,始有肯让一半之意。弟又再四恳切相求,才允十分之六。连谢顾敬,共去银五两六钱。那原备契,亦被小凝立等检付。兄请验明收下。”赵相接过手中,略略看了一眼,便即扯毁,一边自在客座里说话,里面婆媳已站在帘边听得明白。王氏心下十分欢喜,整衣而出,向着蒋云谢道:“孤寡无靠,每每被人欺侮,若非托庇周旋,岂免鱼肉。其银当即加利措纳,尚容图报。只是老身更有一句说话奉闻,未识可否?”蒋云慌忙站起身来,笑容可掬,着地深深一揖道:“有甚尊谕,但说无妨。”王氏道:“老身已备下三牲酒果,不揣寒微,意欲屈与小儿结为弟兄,万勿见却。”蒋云正患无路进身,听得说到结为弟兄,不胜欢喜,掬着腰,连忙点头道:“贱意久欲如此,为恐家下穷寒,难以结纳。今既蒙爱提携,幸出望外。”赵相遂把牲礼捧出,摆在桌上,点起香烛,共向神前设誓。蒋云年长五岁为兄,赵相为弟。两个拜毕,随即请出王氏相见。王氏道:“只消常礼罢,不要折杀了老身。”蒋云慌忙跪下去,纳着头拜了四拜。又请冯氏出来,亦相见毕。遂把酒肴罗列,尽欢而饮,直至更阑始散。只因这一番结义,险教赵相母妻不保,家破身危,几乎死于非命。曾有一诗为证:

自家骨肉尚难言,何必轻将异姓联。

千古英雄千古少,今人岂易说桃园。

二人自结义之后,比前愈加情密,俱不消细说。那一年,忽值荒旱,米价腾贵至四两一石。赵相打从城里走了一遭,回到家中,闷闷不悦。王氏再三诘问其故,赵相答道:“孩儿非因别事,只为天旱年荒,米珠薪贵,似此坐吃山空,将来何以度活?意欲出外为商,又虑家内没人照管,所以进退两难,踌躇不定。”王氏道:“我亦久欲令汝做些生意,只虑你从幼不曾远出,况兼行业颇多,不知做那一件,可以趁些利息。今汝既要出外,岂不闻男儿志在四方,我岂阻你。即家内之人,倒也不消忧虑,少不得自有蒋三官看顾。但不知去到何处地方,置那一件货,可是稳当的么?”赵相道:“闻得湖广米贱,有一朋友与儿同姓,唤做赵云山,家累千金,向在六陈行内擗贩。儿已与他计议,若到彼处采归,算来倒有五六分利息可趁。”王氏喜道:“既获好友提挈,不须疑虑,即应相约起程,我亦收拾些钗环典押,与汝凑作本资,多余得几担也好。”

当晚母子二人,商议停当。次日早起,先到赵云山家里,约准了起身日期。随后又去请着蒋云,午后小酌。遂即置备鱼肉等件,买了一坛好酒。到得下午时分,整理齐备,就把蒋云请了过来,摆开桌子,捧出杯盘,却是时果五色,小菜十碟,荤菜十碗。蒋云道:“今日此酒,不知贤弟请着那一位尊客,却是这般丰盛?”赵相道:“愚弟不材,全赖仁兄覆庇,为此特设蔬觞,屈作片时闲话。”蒋云道:“自家弟兄,只须便饭,若用客礼相待,下次便不敢叨扰了。”就此坐定。初时,把些衙门中事情闲叙。以后酒过数巡,赵相取出大杯斟满,双手递与蒋云道:“请兄满饮此杯。”蒋云再三推谢道:“贤弟,你悉知做兄的贱量最浅,





为何今日把酒相劝，反是这般客套起来。”赵相道：“吾兄尊量，弟岂不知。只是这一杯鲁酒，非比等闲，兄若肯饮，小弟才敢有事相托。设或固辞，必然见怪，弟亦不敢启齿了。”蒋云只得勉强饮干，乃问道：“酒已领命，愿闻所谕。”赵相道：“弟因先父早背，老母相依，虽则痴长二十，未尝远越闾里。曾闻男子悬弧以志四方，况值先业飘零，若仍株守，岂为长策。今又蹇值荒旱，米价骤贵，幸有敝友相挈，偕诣楚中。所恋恋者故乡亲友，一旦远别，岂能无感。所放不下者，老母弱荆，无人照顾。天幸仁兄谊同手足，向叨荫庇，谅不以弟出而即见疏，故特备一卮，屈兄言别。弟若出门之后，倘或有甚外事，并薪水空乏之处，俱赖一力周全，使老母得托惠存，荆人不致浩叹，皆出于仁兄之大渥也。倘蒙金诺，足荷帡幪。”蒋云听罢，欣然笑道：“某虽鄙劣，素以侠义自许。况与贤弟，曾经订誓，言犹在耳。尔母即我之母，尔室即我之婢也。但请放心前去，不必系怀。”赵相大喜道：“既蒙兄见许，望乞上坐，请受小弟一拜。”蒋云慌忙用手搀起，赵相已是拜了下去，遂一同拜了两拜。赵相不觉泪流满颊，蒋云解慰道：“吾弟挟计然之谋，此行必然得意，何乃效儿女子之态乎。”王氏亦再三叮嘱道：“吾儿但要途中保重，早去早回。若外面杂务，自有尔哥哥照管，家中薪水，吾自把持。只望你多趁得几分利息，也不枉辛苦一遭。”蒋云道：“吾弟主意既决，不知订于何日挂帆，劣兄当以杯酒作饯。”赵相答道：“只在明早起程矣。”蒋云道：“既已刻期，容当买舟相送。”

时已日暮，遂作谢而去。当晚，赵相又向冯氏，叮咛：“早晚谨慎门户，后生家切不可出头露脸。”冯氏道：“吾看蒋公度，虽则小节儿志诚可托，及细察其言貌动静之间，恐非良善君子。但虑君去之后，未必有益于吾家耳。”赵相笑道：“公度侠丈夫也，我试之已久，汝何多疑耶。”至晓起程，彼此互相嘱付，俱不消细叙。

单说蒋云回去，连夜整理酒肴，雇了船只，并那赵云山，一齐邀过舟中，殷勤相劝，直送至秀州始别。正所谓：

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客情。

要知赵相去后如何？下回自见。

第二回

假肝胆蒋佛哥禅室偷香

诗曰：

浮生能得几多时，须学杨公畏四知。

綦缙足娱休妄念，不渔美色是男儿。

当下赵云山、赵相，过了自己的船，前往苏州进发。按下不题。且说蒋云，自从见了冯氏，时刻想念不忘。到得结义之后，虽则每日相见，怎奈赵相是个不出门的主顾，那冯氏又极贞慎，凭你着意殷勤，微言挑拨，并不肯轻露半点笑容。以此只得眼饱，无由着手。

那一日直送赵相，到了秀州分别。一路回来，心下暗暗欢喜，不住的想道：“纵使冯氏心肯，那有王氏碍眼，毕竟未易就谐好事。不如先把王氏掀倒，那雌儿就是我手中物了。”算计已定，只等船到岸边，





先去回复了王氏。才进家里，收起盘盂，打发了船家，就去买了一尾鲜鱼，一只大鸡，一盘茶食，着令浑家杨氏巧姑，打从后门送到王氏家里来。王氏婆媳，殷殷致射，就把鸡鱼整理，留着巧姑，吃了夜饭，一同送他回家。巧姑又将婆媳留住吃茶，盘桓至更余天气，蒋云亲自点灯送转进入门内，低声嘱咐道：“没有男子在家，须防小人暗算。倘有什么响动，只宜侧耳细听，切不可就说是猫鼠。”王氏道：“多谢好话，夜深了，去罢。”蒋云走了四五步，复又转身唤道：“油虽贵，须要点着一盏灯儿，也觉胆大些。”王氏从楼上应道：“晓得了。”自此蒋云每日间，只在赵家走动。早间缺柴，就去买柴。晚上要酒，就为打酒。王氏十分欢喜，亲做一双鞋袜，送与蒋云，蒋云把来放在家里。过了两日，王氏问道：“我做的鞋袜，怎么不穿？想是做得粗糙，不中你的意么？”蒋云道：“蒙娘厚恩见赐，只宜簇新珍藏箝篋，以便时时须戴，岂可放在脚下端着。”又一日，蒋云拿了一匹绵绸，央着王氏裁剪，故意把那尺儿掉在地下，假做寻尺，将王氏的脚尖，捏上一把。王氏笑道：“你错了，那根不是尺儿，为何倒捏了我的脚尖？”说话的，若是王氏果系贞洁，此时就该发话，使蒋云没意思，也便绝了他的邪念。怎反说是错捏，岂不是明明有意的了。原来王氏，年虽三十五岁，姿容白嫩，倒像三十以内的。自从守寡，已经八载。既当久旷之际，又值一个光棍后生，终日在家，娘长娘短，肉麻亲热。不要说王氏，就是贞节妇，只怕也着了邪魔。倒亏冯氏做人正气，在旁碍眼，不便勾搭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王氏，为因自己的生辰已近，要请观音庵尼姑，唤做静照念经，预托蒋云，置备蔬果香烛等物。蒋云暗喜道：“只在这尼姑身上，便可以成就我的好事了。”遂将银二两，即到庵，送与静照，要他如此如此。

原来静照虽入空门，却惯会与人做那马泊六的。见了一锭雪花细丝，满口许允道：“不劳居士费心，只凭我三寸舌，包你成就。但事谐之后，还求重谢。”蒋云笑嘻嘻的应了一声，即作别而回。当日午后，静照一径走至赵家，见了王氏，嘻嘻笑道：“别来未久，不觉尊容比前愈加肥嫩了许多，想是喜气冲冲，以致精神旺相。”王氏叹口气道：“穷居孤寡，有甚喜来。”静照道：“闻得大官人与蒋居士结为弟兄，得人扶助一喜也。又闻大官人出外为商，必获厚利，二喜也。目下更值寿诞伊迩，三喜也。还有意外之喜，难以枚数。”王氏笑道：“多谢师父，但知我的喜，怎知我忧柴忧米，支持门户，苦不可言。日来正为贱诞偶临，已买下些香烛，意欲屈请贤师徒二位到舍，念经一日。尚未专人相约，谁想顺风儿吹得来。”静照道：“我亦正为此特来相请。若到宅上，打搅不便。不如賚了香烛，光降荒山，待与家师静悄悄的多诵几卷经，倒觉省便些。未知尊意若何？”王氏道：“如此甚好，至期容当早起叩刹。”遂欲具斋相款，静照推谢而去。只因此一来，有分教：

寿辰翻作鸳鸯会，尼刹新开方便门。

到了那一日，王氏清晨梳洗，留着冯氏在家，同了蒋云，并蒋云家里一个小厮，拿了香烛蔬果，来到尼庵，周围一看，果然好一所幽雅禅室。但见：

门外水浮绿藻，篱边烟锁垂杨。

只有白云一片，时同野鹤回翔。

当下静照接进殿上，只见佛座前烛火辉煌，香烟缭绕。那师徒两个，早已念完了一卷药师经。王氏向佛参拜礼毕，老尼就来邀进房内吃茶。静照道：“蒋居士也到里边，一同吃了茶罢。”王氏道：“多谢师父，总没有外客，只该一处同吃了。”既而早饭已过，静照与老尼，自在佛前诵经。蒋云领着王氏，四围闲看，每每将些风情说话勾引。王氏只是笑而不言。停了一会，静照又来催唤吃斋。等得王氏和着蒋云，进入房中，静照道：“二位且请宽坐，待我去佛前添了香烛，再来奉陪。”转身向着蒋云，丢了一个眼色，遂将房门反掩而去。蒋云带着笑，走近王氏身边，双膝跪下道：“这段苦情，娘可得知么？”王氏便将肩上打了一下，带笑骂道：“活贼囚，你的歹意，我久已猜着你了。只是这个所在，怎么使得？万一静照闯将进





来,却不要羞死了人。”蒋云道:“实不相瞒,这个静照,也与我相处的,故把房门反锁而去,明要撮合尔我的好事。倘获娘肯见怜,感恩不尽。”当下王氏已是欲火难按,凭着蒋云抱到禅榻之上,解开裙带,霎时间云雨起来。一个是轻薄少年,一个是久旷孀妇,正如干柴烈火,自然尽兴极娱。不觉香汗透衣,芳魂欲失矣。曾有一诗,单骂蒋云的负义短行。道是:

神前枉结弟兄盟,人面那知是兽心。

可惜维摩清净地,却将禅榻恣奸淫。

且说蒋云,自在尼庵,得遂奸媾,满心欢喜。以后不隔数夜,捉着空儿,即趑到王氏房中,云情雨意,十分浓快。只是婆媳两个,卧房只隔着一层板壁,凭你做得隐瞒,未免渐渐索索,有些响动。那冯氏伏在壁上,子午卯酉,早已一一听得仔细。况兼蒋云,实欲假途伐虢,既得与王氏通奸,便觉胆大。每每见着冯氏,捏手捏脚,戏言挑拨。冯氏又不敢声张,只好暗暗气恼。

一夕,云雨毕后,王氏搂着蒋云,低声说道:“虽获与你绸缪数夜,惟恐隔壁听见,曾没有一遭像意。就是说话,也说不得一句儿,这却怎处?”蒋云道:“便是这样干事,我也甚觉气闷。今后就放荡些,料想不妨。”王氏摇首道:“这个怎么使得,倘被听见,教我怎样嘴脸。”蒋云笑道:“若要不知,除非莫为。任你做得隐藏,只怕瞒不到底。倒不如拖在浑水,塞住了他的口,就使日后兄弟回家,也还可乘间往来,不致与你断绝。”王氏沉吟了半晌道:“这个意思,倒也不差。只是太便宜了你。”两个说得兴浓,又云雨一次。以后蒋云搭着冯氏说话,王氏便远远的闪了开去。自古道:“上梁不正下梁参差”,那冯氏虽极正气,怎当蒋云日逐引诱,到得睡时,又听着些淫声谰语,情欲久疏,熬煎不过,怕不走了邪路。那蒋云又胡诌哄道:“昨日有人自武昌回来,说在同寓中有个姓赵的朋友,与一妓女留恋,亏折本钱,回家不得。我想此去湖广路程不多,况且余米是一件极易的交易,为何耽搁许久,杳无音信。或者果有此事,亦未可知。”冯氏听说,也不辨真假,就怀着醋意,心下转道:“他就在外作乐,并不顾我,我又何必苦苦的守着他。”原来妇人家,随你贞慎端方,偏是那妒心最重。当下冯氏念头一转,对着蒋云就有几分好意。王氏在旁,又絮絮的说蒋云许多好处。

一日,偶然谈起西厢故事,冯氏道:“崔莺是个失节之女,说他甚的。”王氏变色道:“男女之间,大欲存焉。你看世上妇人,那不失节者能得几个。只要择人相处,不致淫滥,也就够了。那个马儿不吃草,这样满话,是说不尽的。”冯氏低着头,便不做声。当日傍晚,蒋云买了一尾鲜活青鱼,拿进厨下。恰值冯氏独自立在灶前,蒋云道:“闻得婶婶爱吃鲜鱼,特买得这一尾,把来与婶婶做夜饭。”冯氏道:“有甚好处到了伯伯,只管要你费钞。”一头说,一头伸手接鱼。蒋云随手,就将那雪藕相似的玉腕,捏上一把。冯氏含着笑,佯做不知。蒋云觉有几分光景,心下暗喜,就把些闲话鬼浑了一会。只见冯氏低着头,两手托在腰眼,急急的走上楼去。蒋云随后潜步而上,伸首看时,原来冯氏为着小便要紧,进得房门,开了便桶的盖儿,朝内就坐。及至撒完了尿,掀起那肥肥嫩嫩的屁股,拈纸揩抹。不提防蒋云站在背后,看了好不动火,连步向前,拦腰抱住,急得冯氏双脸涨红,低声喝道:“青天白日,这是什么勾当!我若叫喊起来,只怕丧尽了你的体面。”蒋云道:“我爱婶婶十分标致,若能亲近玉体,死亦甘心,何况体面。”冯氏又再三哀恳道:“既要如此,须放了手,待夜间来和你同睡。”蒋云笑道:“只怕你骗脱了身,就要变卦。”冯氏道:“若我翻悔,不得好死。”蒋云才肯听信,虽即放开,裤腰尚未穿上,露出那嫩松松的话儿,已被蒋云摩弄了好一会。那一夜,巫山有路,果然成就了云雨之梦。正所谓:

水性妇人难保节,贪淫男子会偷情。

蒋云既把冯氏一并勾搭,每夜婆媳两个,轮流淫媾,自此进出,益无忌惮。虽则被窝中做事,怎瞒得隔壁对门几家邻舍的耳目。那做裁缝的董近泉,常把微词取笑,思欲起发蒋云的酒吃。蒋云若是一个知事的,就请他吃了一杯,也免日后多少是非。只因自恃衙门走动,结识绅衿,眼里那有董裁,怎肯费着





东道。近泉见不招揽，心下愤愤不悦，只等赵相回来，指点捉奸，且按下不题。

再说赵云山同了赵相，自从起身去后，一路无话。到了湖广省城，投入牙行，正欲置货，忽因小衅斗殴，犯了一头假人命。赵相虽幸从宽拟杖，却因云山陷入囹圄，日常送饭，还要与他衙门打点。自六月初旬到彼，直至九月终，囊资罄尽，方获审豁。两个怏怏失意，只得收拾起程，连夜赶回，已是十月中了。先到云山家里，放下行李，云山取出碎银一包，付与赵相道：“虽是你我晦气，遭了这场屈官司。然兄是折不起的，怎教你费尽而归。可将这几两碎银，回家使用。待我催讨帐目，再借些与兄作本。”赵相因以离家日久，记念母妻，巴不得一步跨到家里。急忙忙接放袖中，背了被囊，作别而归。到了自家门首，时将亭午，门犹扃闭未开。连连弹叩数下，里面婆媳两个，因与蒋云鬼混了一夜，睡到已刻起身，正在梳洗。忽闻门上敲响，侧耳细听，知是赵相回来。不觉吃了一惊。说话的，你说错了。大凡久出乍归，室家相会，自有一段跃然欣喜之状，为何倒说吃惊？只因心下虚怯，虽欲勉强装出笑容，怎奈忸怩情态，终不能掩。就是做客回家，少不得雇人搬运货物，热热闹闹，也有一番得意光景。却因赵相犯了官司，资本丧尽，虽则到家，神气消沮，不觉垂头叹息。当下相见毕，王氏就盘问道：“你为何羁留湖广，直到今日才回？置得什么货物？何不令人搬取到家？”赵相便把前后事情，备细说了一遍。冯氏道：“我不信，偏有这样横祸。你莫非在花街柳巷，迷恋娼妓，折了本钱，反捏这无影的话儿，归来搪塞。”赵相正欲分解，忽闻门响，却是蒋云时来探望。赵相慌忙延入，再三致谢。蒋云道：“适间偶在路上，遇着赵云山，始知贤弟已经回府。又闻在彼遭了一场屈事，此真意外之变，殊可扼腕。然亡羊补牢，未为晚也。贤弟前程远大，亦何必以此介怀。”赵相连声叹息道：“小弟是个失时落运的人，料想决无好日。”说罢，又把些闲话叙了一会，连忙置备鱼肉酒果，烧个利市，就把来请着蒋云。

当晚，饮酒中间，婆媳两个相继出来，带着笑，连连斟酒相劝。赵相心下就有几分猜疑。到得睡后，云雨之际，冯氏反若勉强迎接，并不像往时有许多贪恋欢喜情状。及至事完，又只管称赞蒋云的好处。赵相十分不快。将到黎明，即起身梳洗，遍向邻居探望。落后才到董裁家里。董近泉一把拖进店后，揖毕坐下，问过寒温，董裁道：“自从大官去后，瞬息半年，使我两口儿时常挂念。谁想晦气，折了本钱，家内又没人照顾。老朽虽你紧邻，各自门各自户，怎好管得。今后大官切不可再要出去，早晚有人来往，亦须防察。后生家，体面是要紧的。这是老朽的好话，休得见怪。”赵相听了这一番言语，益觉怏怏不乐，遂即起身回到家里。恰值赵云山同着几个心腹朋友，设酒在白龙潭船内，要与赵相解闷，遣人相邀，立等同去。赵相不能推却，即时迤迤出城，来到船中。早饭已备，饭后把那象棋，略略消遣了几局。时未过午，将酒饮起，直至黄昏始散。赵相已是十分沉醉，一路踉跄而归。将次到家，偏那心上的事儿，却又记得明白。遂不向前门，竟悄悄的打从后门而来。伏在门上，侧耳听时，蒋云果然在内说话。初时模糊，听不明白，只听得落后两句道：“撞着了不好意思，我向后门去罢。”赵相此时，酒已全醒。不觉怒从心上起，正欲敲门进去，猛听得门栓一响，里面蒋云又闯将出来。两个劈头一撞，赵相立脚不住，竟是翻身一跤。蒋云认道是邻舍人家听他动静，勃然大怒，竟把赵相按在地上，着实打了数拳。恰好婆媳两个，把着灯盏送出。听得有人跌倒在地，连忙移火一照，却是赵相。惊得蒋云放手不迭，飞步而去。王氏、冯氏慌忙出来，把赵相扶起，搀到楼上卧房，和衣睡倒。婆媳两个重又下楼，收拾碗盏。停了一会，只听得连声唤茶。冯氏急忙泡了一碗，拿上楼来，双手递去。赵相睁圆双眼，接茶在手，向着冯氏，就是劈面一掷。幸得连忙闪开，那只碗儿，跌下楼板，打得粉碎。冯氏道：“好好出外半年，本钱虽折，却会撒起酒疯来了。”赵相大怒道：“会养汉的贼淫妇，我且问你，方才从后门出去的，是那一个？”冯氏道：“啊呀，好不胡说，你自家吃得烂醉，跌倒在地，我与婆婆两个，扶你进来，却有何人出去，你莫非眼花了。”赵相厉声骂道：“贼淫妇，你这养汉的事情，我已备细晓得。只在早晚间，少不得把你这贼淫妇，处置一个死。”一头说，一头伸手把冯氏的头发，一把揪来，揪在身底下，提起拳头，一口气打上五六十拳。王氏还在楼下收拾，听得冯氏连声叫喊，慌忙上楼，和身劝解。怎奈那把头发紧紧捏住，再拆不开。王氏急了，把赵相的

